

信仰基要系列

What is a True Calvinist?

什么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



Basics of
the Faith

S E R I E S

菲利普·格雷厄姆·赖肯

Philip Graham Ryken

什么是
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

信仰基要系列

我们如何荣耀上帝？

我们的孩子如何归信？

何为拣选与预定？

何为属灵恩赐？

何为改革宗教会？

何为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

何为合乎圣经的讲道？

什么是教会治理？

什么是地狱？

什么是唯独因信称义？

什么是圣徒的坚忍？

什么是上帝的护理？

什么是属灵争战？

什么是代赎？

什么是基督教世界观？

什么是圣餐？

什么是真实的归信？

什么是圣职？

什么是敬拜音乐？

为什么要为婴孩施洗？

什么是 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

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P U B L I S H I N G
P.O.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What Is a True Calvinist?

Basics of the Faith

Philip Graham Ryken

Originally published 2003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026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 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 church.

P&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 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mailto:China@prpbooks.com) —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 辛克莱·弗格森曾担任苏格兰格拉斯哥圣乔治特伦教会的牧师，同时也是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系统神学教授。他的学生们都记得他在圣灵这一门课的开场白：“神学的目标是敬拜上帝。神学的姿态是双膝跪地。神学的模式是悔改。”

这是一组值得铭记的准则，因为许多领略改革宗神学之美的人，自身却毫无美感可言。人们有时会提到“真正改革宗”（TRs）信徒，但这个术语唤起的联想往往不甚美好（有些人对“加尔文主义者”一词也有类似本能反应）。所谓“真正改革宗”常被认为思想狭隘、视野偏狭，对持异议者缺乏宽容。他们声名狼藉——可悲的是，或许其中确有几分实情。

加尔文主义中存在着好斗的倾向，当恩典的教义（最精确的表述应为全然堕落、无条件的拣选、特定的救赎、不可抗拒的恩典与圣徒的坚忍）与温暖的基督徒敬虔分离时，人们就容易变得乖戾。有些自称加尔文主义者的基督徒似乎对自家的牧师永远不满，常常还会擅自提出各种“个人改进的建议”。还有人似乎特别热衷

于让人加入自己所属的教派；还有人虽熟记TULIP（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首字母缩写：全然堕落、无条件的拣选、有限的救赎、不可抗拒的恩典与圣徒的坚忍），却似乎错失了福音的核心。因此我们理解那位作者的感慨：“再没有什么比固守加尔文主义更能使教会僵化、使年轻传道人退出事工；再没有什么比对加尔文主义的情感更能助长骄傲与冷漠；再没有什么比执着于加尔文主义更能摧毁圣洁与属灵生命.....加尔文主义的教义会扼杀一切：祷告、信心、热忱、圣洁。”

这绝非应有之态。事实上，如果正确理解加尔文主义，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恩典的教义保守着基督徒生命中一切美好与正直：谦卑、圣洁与感恩，以及对祷告和传福音的热忱。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理当成为最卓越的基督徒——不是狭隘刻薄之人，而是扎根于上帝恩典、因而灵里宽宏之人。为此，这本小册子将作为改革宗灵修的实践引导，探讨恩典教义对个人敬虔成长的意义，并试图回答：一个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应当是怎样的？

以上帝为中心的思想

加尔文主义对一个人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但我们首先从思想开始，因为圣经正是如此教导：“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12:2）。虽然加尔文主义远不止是一种思维方式，但它确实始于被福

福音真理所光照的思想。

加尔文主义者的思想中最核心的乃是上帝的荣耀。老普林斯顿神学家华菲德曾断言：“福音派与加尔文主义共存亡”（即恩典的福音与恩典的教义共存亡）。华菲德所称的“加尔文主义”乃是“那种对上帝威严的看见——这看见渗透于整个生命与全部经历中。”或更详尽引用他的表述，即

一种对上帝威严的深刻领悟，伴随着这种领悟必然产生的痛切认知——即受造物本身，尤其是罪人，与上帝的关系。加尔文主义者就是那见过上帝的人，他既在上帝的荣耀中看见了上帝，一方面充满对自己不配站在上帝面前的自惭——作为受造物已是不配，更何况作为罪人；另一方面却怀着敬仰的惊叹：尽管如此，这位上帝仍是接纳罪人的上帝。那毫无保留信靠上帝，并决意让上帝在他一切思想、感觉和意志中——在他生命的各个方面，包括理智、道德与灵性——在他个人社会与宗教关系的方方面面都作上帝的人，正是借着那支配原则向思想与生命运作的最严格逻辑，因着必然性，成为加尔文主义者。

如果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是蒙受上帝恩典并寻求为上帝荣耀而活的罪人，那么先知以赛亚便是完美典范。在《加尔文主义的实际意义》一书中，阿尔·马丁称

以赛亚书第 6 章记载 上帝如何“塑造加尔文主义者”。⁴ 对某些人而言，这种关联或许显得出人意料。但如果加尔文主义的精髓在于对上帝荣耀的热忱，那么先知以赛亚的经历堪称最佳典范：

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

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赛 6:1-8）

这异象——上帝在其中显明他的荣耀、威严、圣洁与恩典——彻底改变了以赛亚的生命与侍奉轨迹。先知被提到天上，那里的一切都彰显着上帝的超越性。天上

是上帝至高无上受尊崇的位置。他的衣袍充满圣殿，周围环绕着撒拉弗——字面意为“燃烧者”——尽管他们自身充满荣耀，却谦卑地垂下目光并遮掩双足，以躲避上帝更伟大的荣耀。天使们以渐强的赞美之声敬拜上帝，颂扬他圣洁之美。他们的声音如雷轰鸣，震撼着天上圣殿的门框。为增添超越之感，整个空间充满烟雾，将荣耀笼罩于奥秘之中。

或许最具深意的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端坐于他君王的宝座，从至高王权的居所统管天地。为更彰显他神圣的权威，这宝座本身被高举——它崇高巍然。因此以赛亚看见的乃是上帝全权的异象。那位在天上登基的上帝是掌权的上帝。他从宝座颁布君王的预旨，包括他全权的拣选的旨意，并实施救恩计划，以他有效且恒久的恩典将罪人吸引归向自己。上帝宝座被称为“施恩的宝座”（来 4:16）不无理由，因为一切恩典的教义所定义的恩典都从他天上的宝座流淌而出。

以赛亚的异象不仅是过去的梦境；它是当下的现实。直到今日，荣耀的主仍居于天上的中心，接受无数天使的赞美。启示录印证了这一点，当使徒约翰进入上帝的宝座室时，他看见了数百年前以赛亚所见之景。他看见主高居于天上宝座，听见宝座周围四活物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 4:8）。

唯一区别在于约翰的异象中，那位掌权的主被明确指认为基督：“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启5:6；参来1:3）。基督不仅居于宝座中央，这宝座本身更位于天上的核心，被持续献上颂赞的人群与天使们环绕。

上帝“塑造加尔文主义者”的方式，是将人带入这宝座之室，使其在全能威严前屈膝。正如典型清教徒所言：“他的上帝是他的中心。”上帝是那以全权统治的核心。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已看见这真理，因而让上帝成为其一切行动的中心。上帝是他敬拜的中心——因真实敬拜会将注意力从属地事物转移，虔诚地定睛于上帝及其荣耀；上帝也是真正加尔文主义者思想的中心。他的目标是“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5），为此他的思想始终以上帝为始终。那全权威严的异象塑造了他整个思维方式，使其思想充满上帝及其荣耀，恩典的上帝由此成为他整个生命的中心。美国清教徒约翰·温思罗普归正后的经历，正是每位真正加尔文主义者的见证：“如今我与主耶稣基督亲密同行……我若外出，他与我同往；归家时，他与我同返。我在路上与他交谈，他与我同卧，我通常也与他一同醒来：他的爱如此甘甜，令我在地上或天上别无他求。”⁵

悔改

虽然真正的加尔文主义始于心智，却不止于此。这一点需要强调，因为那些自称为加尔文主义者的人通常——意志坚强，却未必心胸宽广。因此尤其需要明白，

加尔文主义并非一套教义，而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上帝启示恩典的教义，不仅是为了教导我们的心智，最终更是为了转变我们的生命。

先知以赛亚再次成为完美典范——当他看见主坐在至高至圣的宝座上时，他自以为义的假象彻底破碎，并领受了作为上帝恩典礼物的真实公义。从人的角度看，甚至在进入上帝宝座之先，他已是义人。作为先知，他毕生奉献于上帝的圣工。但仍有欠缺——他尚未直面自己罪性的深渊，因此仍需经历上帝恩典临到其罪咎的震撼体验。用时代错置的话说，尽管以赛亚是虔诚的基督徒，却尚未成为彻底的加尔文主义者。

当以赛亚看见上帝坐在圣洁宝座上时，他的心中必定出现了无数恐惧的念头。坦率地说，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因为他知道人见了上帝的面不能存活（参出 33:20）。他喊道：“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赛 6:5）。以赛亚也记得同年早些时候去世的乌西雅王的遭遇。这位犹大王朝较为成功的君主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贤王（代下 26:4-5）。但他因功业骄傲，竟擅入圣殿要在上帝的坛上烧香。这严重违背律法，祭司们竭力阻拦。争辩间，乌西雅突患大麻风，礼仪上成为不洁者，被迫永远离开圣殿，在隔离中度过余生。这是他非法闯入神圣圣所的后果（代下 26:16-23）。

以赛亚心中隐约存着这些念头，当他看见上帝威严的异象时惊恐万分，这实属情理之中。他呼喊说：“祸哉！我灭亡了！”“祸哉”一词意义重大。在前一章中，以赛亚曾六次向耶路撒冷的百姓宣告“祸哉”，谴责他们从醉酒到不道德的房地产开发等种种恶行。然而按照希伯来文学的惯例（通常以七为完整数），人们会期待第七个“祸哉”。以赛亚只宣告了六个“祸哉”，似乎留下了未竟之言。

随后，这位先知看见全权的主威严端坐，他便发出“祸哉”的哀叹。“祸哉！我灭亡了！”他呼喊，宣告了第七个也是最终的“祸哉”。以赛亚知道自己完了。他绝不可能从这次相遇中幸存，更不用说与天使们一同赞美上帝的圣洁。他只能说：“我灭亡了。”换言之：“一切都结束了。我崩溃了。我彻底瓦解，支离破碎。我不复存在。”彻底击垮以赛亚的是他对自身堕落的清晰认知。此刻他正如马丁所言，“在实验性的深刻经历中认识了自身的罪性”。⁶每当我们看见神坐在宝座上时，总会发生这样的事：通过真实地看见他，我们才真实地看见自己。我们不再与他人比较，而是开始与上帝比较。因此，对上帝全权威严的真实异象，总是伴随着对自身彻底堕落的痛苦认知。我们越看见上帝的荣耀，就越认识到自己需要他的恩典。马丁写道：“上帝从不单单向人展示他的荣耀与威严来造就加尔文主义者，而是必然同时在其全权与圣洁的光照下，显明人相应的罪。”⁷

以赛亚的案例令人震撼之处在于他所承认的特定之罪：污秽的言语。他发现自己竟在最致力遵行上帝旨意的领域里是个罪人。以赛亚是先知，作为先知，传讲上帝的话语本是他的职责。在他的工作中，他需要时常向人宣告上帝对罪的审判。然而他并未完全认识自己堕落的深度，直到看见上帝的荣耀，才意识到自己竟是个口出污言的罪人。当他直面上帝全权的圣洁时，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与众人无异的罪人。

此外，以赛亚意识到自己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赛 6:5）。换言之，他对整个世代的堕落有着异常敏锐的觉察。这与当今困扰福音派教会的世俗化倾向截然相反。以赛亚没有随波逐流，屈从舆论压力，反而看清同代人都在干犯上帝的圣洁。这种觉悟虽是他履行先知呼召所必需的，却也潜藏着令他因自身属灵成就而骄傲的危险。使他免于沦陷的，是那次与上帝超越性荣耀的相遇——这个经历使他立刻承认自己的罪。此后，当以赛亚指证他人之罪时，总是带着谦卑痛悔的灵。

悔罪是加尔文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每日清晨醒来便祷告说“神阿，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路 18:13）。这种日常认罪伴随着对自身敬虔能力的清醒怀疑，以及对上帝恩典的相应倚靠。它也使基督徒能够以完全的谦卑与温柔来促进上帝的圣洁。

感恩之心

上帝没有任凭以赛亚活在罪中。以赛亚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过于不洁，无法站立在那位三一圣洁的上帝面前。但当以赛亚认罪之后，他便领受了丰盛的恩典与怜悯：“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赛 6:6-7）。

这是救赎恩典强有力的彰显。天使从祭坛上取下一块炭——换言之（这是关键所在）——这块炭来自献祭之地，即那为赎罪而献上羔羊的祭坛。因此，以赛亚是藉着血的牺牲与上帝和好。这是根基真理，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来 9:22）。

接着，这牺牲直接作用于以赛亚的罪咎之处。嘶——！燃烧的炭接触了先知的嘴唇，这必定带来锥心刺骨的疼痛。但这是必要的，因为以赛亚曾用这嘴唇发出罪恶的言语。天使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赛 6:7）。炽炭的触碰象征双重意义：其一，代表先知罪咎的消除——祭坛上的牺牲除去了他从亚当继承的罪恶本性所导致的普遍罪咎；其二，燃烧的炭象征代赎。这样的牺牲为以赛亚具体的罪行付上代价，使他与上帝和好。他的罪性与罪行都必须被对付。以赛亚并未做任何事来消除自己的罪

或为此付上任何代价。他是全权恩典的对象，因上帝既成就又施行了他的救赎。

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切都指向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的恩典。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除去罪咎、代赎罪孽的牺牲。他的受难实际成就了我们的救赎。圣灵的工作是将这救赎施行于个别罪人身上。他以无可抗拒的恩典如此行，仿佛将基督代赎的活炭直接接触及我们罪污的嘴唇。如此，败坏的罪人便与掌权的上帝和好。

对这奇异恩典唯一合宜的回应便是深切的感恩。若上帝已用他的怜悯触摸我们，从而切实地确保了我们的救恩，我们就必须以感恩的心灵感谢他。恩典教义的知识使伟大的荷兰加尔文主义者亚伯拉罕·凯珀认识到恩典与感恩之间必然的联系。凯珀观察到，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是这样一个人：“那在自己灵魂深处亲身被全能者的威严所震撼，并降服于他永恒之爱那不可抗拒的大能，便敢于向撒但、世界及自己心灵的世俗宣告这威严之爱，且因确信自己被上帝亲自拣选，故而唯独感谢他——为着一切永远的恩典”。⁸

使徒保罗写下“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林前 15:10）时，正像一位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那样思考。保罗的自我认同感源于他对恩典教义的把握。他如此痛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堕落，以至于有时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提前 1:15）。因此，他在生命中所获得的一切都全然归功于上帝拣选与救赎

的恩典。他之所以成为今日的他，纯粹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英国改教家约翰·布拉福德在看见一个醉汉躺在阴沟里时，呼应保罗的宣告说：“若非上帝的恩典，躺在那里的就是约翰·布拉福德。”此言真显出加尔文主义者的本色！布拉福德深知自己心灵的败坏与众人无异，唯一使他免于沉沦绝望的，是全权恩典的保守。

正是对此救赎恩典的认知，使加尔文主义者发出颂赞：

创造、生命、救恩亦然，
一切真实美善之事，
皆由我神永世赐予，
满溢心灵感恩颂扬。

齐声向天上宝座高呼，独归荣耀与上帝永驻！⁹

顺服的意志

尽管以赛亚因上帝的威严而战兢，又因罪得赦免而感恩，他并未久居于天上的宝座前。他有上帝要他完成的工作：“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赛 6:8）

没有犹豫，没有协商，没有讨论或争辩。以赛亚已预备前行。全权的恩典迫使他将自己的意志降服于上帝的意志，从而将整个生命奉献于侍奉上帝。即便得知上帝实际要他执行的使命后，以赛亚也未曾重新考量这呼召。这并非易事。上帝差遣他去向那些既不愿听也不肯

悔改的人宣讲审判：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

耳朵发沉，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赛 6:9-10）

按世俗标准，以赛亚本注定成为一位失败的先知，一位极其不成功的传道人。但他并未试图讨价还价谋求更好的职分。他只说：“主阿，这到几时为止呢？”

（赛 6:11）。这显然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宣教使命，以赛亚想知道它将持续多久，但他从未质疑自己是否前往。这种顺服正是拥抱恩典教义之人的标志。马丁写道：“这就是上帝使人成为加尔文主义者的方式——他以某种方式让人看见他自己作为至高者的威严、全权与圣洁，从而使人对自身罪性有深刻体验性的认识，既关乎个人也关乎我们这世代；它使人亲身经历上帝的恩典，亲密地认识上帝的声音，并完全降服于上帝的旨意和道。”¹⁰

恩典的教义教导我们：在救恩中，上帝为我们成就了我们自己无法成就之事。这一真理贯穿始终。远在我们能选择上帝以先，天父已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无条件的拣选）。当我们无法除去我们的罪咎（彻

底的堕落），圣子为我们的罪而死（特定的救赎）。当我们不愿凭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时，圣灵以无法抗拒的恩典吸引我们，并必保守我们在救恩之路上直到终点（坚忍）。因此，恩典的教义要求罪人接受上帝在救恩中的全权。

这种降服也贯穿基督徒从归信开始的整个经历。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的生命就是绝佳的例证——这位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创始教授之一如此描述引领他归信基督的属灵危机：

我祷告，然后读经，祷告又读经，直到精疲力竭……但我越是挣扎，心灵就越发刚硬，心智中对一切严肃或温柔感觉越发贫瘠……正当我准备放弃时，一个念头浮现：虽然我无能为力、处境近乎绝望，仍当向上帝呼求在这绝境中帮助我。我跪在地上，或许只发出一个恳求……刹那间，我看见被钉的救主，这经历无与伦比。整个恩典计划如白昼般清晰。我确信上帝愿意按我的本相接纳我，并意识到自己从未明白救恩的无条件性，总想手捧代价或预备自己来领受基督。此刻我发现，自己当下就能领受他的一切职分……我真实感受到那充满荣耀、不可言喻的喜悦。¹¹

直到他承认自己属灵的无能，全然投靠上帝的怜悯，亚历山大才进入救恩的喜悦。然而，对于那些领

悟恩典教义的人而言，整个基督徒生活都活在同样的信靠依赖之灵中。何为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B. B. 华菲尔德坚称，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是“谦卑的灵魂，他们在退隐生活的静谧中，得见上帝荣耀的异象，并在心中珍藏着那完全依赖他的生机火焰——这正是加尔文主义的精髓。”¹²

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通过稳定的祷告生活表明他们对上帝的完全倚靠和顺服。有时人们认为上帝的全权会抑制祷告。这种论点认为，如果上帝已定意要做什么，而我们所能做的丝毫不能改变他从永恒所定的计划，那么我们为何还要祷告？反正不会产生任何区别，何必费心？

熟悉主祷文的人应该能立刻看出这个论点的问题。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太 6:10）在祷告中，我们将自己的意志降服于上帝的旨意。祷告不是让上帝按我们的意愿行事，而是让我们全然顺服上帝旨意。此外，承认上帝的主权对于有效力的祷告来说绝对必要，因为唯有全权的上帝才有能力应允祷告！因此有人说，当基督徒屈膝祷告时，他们都是加尔文主义者。真正的祷告是俯伏在上帝全权之下的姿态，而加尔文主义不过是将这种姿态贯穿一生。正如巴刻所言：“加尔文主义者是这样的基督徒——他在神学上所认信的内容，正是他在上帝面前祷告时心中所信的。”¹³又如华菲尔德所说的：“加尔文主义者是这样的人——他立志在一切思想、情感、行为中持守祷告时所持的态度……有些人在跪下来祷告时才是加尔文主义者；而真正

的加尔文主义者则是立志让自己的理智、心灵和意志持续保持屈膝的姿态，并且仅以这种姿态去思考、感受和行动的人。¹⁴

验证每个基督徒在祷告时都是加尔文主义者这一主张的一种方式，是思考信徒如何为未归信者祷告。试想一下，若上帝在恩典中并非全权的主宰，救恩最终取决于罪人自己的选择，那么我们该如何祷告？我们会说：“亲爱的主，我知道你对此能做的或许不多，但若有可能，请帮助我的朋友以某种方式成为基督徒”吗？当然没有人会这样祷告；这种观念本身就很荒谬。而其荒谬之处在于每个基督徒内心深处都相信上帝恩典的全权。因此，当我们为罪人归信祷告时，我们是在求上帝为他们做那些我们深知他们完全无力为自己做的事。我们求上帝侵入他们的心智，改变他们的心灵，扭转他们的意志，使他们能以信心和悔改来到他面前。简言之，在我们的代求中，我们仰赖上帝来拯救他们。

这种倚靠的态度应当成为基督徒整个传福音方式的特征。真正的传福音完全倚靠上帝才能成功：罪人心智与心灵的重生是上帝圣灵的工作。它不取决于基督徒是否说了正确的话或使用了最有效的技巧。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在分享福音时顺服上帝的意志，因为上帝在恩典中的全权是唯一成功的盼望。巴刻写道：

在传福音时……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完全倚靠上帝使我们的见证有效；唯有因他能赐人新心，我们才能盼望通过我们传讲福音，罪人将得着重生。这一点

应当驱使我们祷告。这是上帝的旨意，要我们因此祷告。上帝要我们在此事上如同在其他事上一样，认识并承认自己的无能，告诉他我们唯独倚靠他，恳求他荣耀自己的名……上帝必先使我们祷告，然后才赐福我们的劳苦，好叫我们不断重新学习：我们凡事都倚靠上帝。这样，当上帝允许我们看见别人相信时，我们就不致受试探将之归功于自己的恩赐、技巧、智慧或说服力，而唯独归功于他的工作，如此我们便知应当感谢谁。¹⁵

顺服上帝旨意的传道人典范当属使徒保罗。没有人比保罗更笃信恩典的教义，同时也没有人比他更热切祷告与传福音。他对帖撒罗尼迦人写道：“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帖后3:1）。保罗并未因上帝在恩典中掌全权就认为祷告无关紧要。相反，他明白正因为救恩全然出于上帝的恩典，为此缘故——尤其是为传福音的祷告——才绝对不可或缺。祷告是心灵对上帝旨意的降服。那些最坚信恩典全权的人，理当最恒切地祈求上帝成就唯独他能成就的事——就是拯救罪人。

圣洁的生命

全然倚靠上帝，并完全顺服他的意志，并不削弱健康的属灵生命的成长。相反，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践行对圣洁的追求。

诚然，加尔文主义承认上帝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拥有主权。保罗祷告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帖前 5:23-24）。同样，希伯来书的作者祈求上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来 13:21）。基督教不是一种基于行为的宗教。那些因恩典得救的人，也靠恩典而活，他们在恩典中的成长源于上帝圣灵恩典的工作。这正是加尔文主义免于律法主义的原因。若有人自称加尔文主义者却沦为律法主义者，他必然未能真正理解恩典的教义，因为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会被上帝对罪人的怜悯所震撼。缺乏恩典的加尔文主义完全与福音背道而驰——除非对圣洁的追求是出于对上帝及其恩典日益加深的爱，否则它很快就会沦为枯燥无果的仪式。

要理解上帝的主权与灵命成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要思考恩典的教义如何论及圣洁。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实际上阐明同一真理：救恩的每个层面都是主权上帝恩典的工作。但还有另一伟大真理统摄这些教义：它们每一方面都促进个人圣洁。

全然的败坏显明我们缺乏圣洁。我们最初需要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是罪人。如果要与上帝建立关系，就必须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因“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来12:14）。当圣经描述我们全然败坏时，通常是在

强调我们必须靠着上帝的恩典来追求圣洁。罗马书第三章便是一个例子。保罗在此引用诗篇以证明罪的普遍性：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罗 3:10-12）

然而圣经从不只是停留在罪的问题上，而总是继续论及救恩。因此保罗进而阐明圣洁可藉信心获得：“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 3:21-22）。此处要旨甚明：全然败坏的教义通过揭露我们的罪，促使我们寻求上帝的圣洁。

圣洁与无条件的拣选有何关联？如果拣选是上帝在创世之前颁布的永恒预旨，这对个人敬虔有何实际意义？答案是：上帝拣选我们正是为了使我们成圣。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论拣选的赞歌——简明地阐明了这一点：“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弗 1:3-4）。这或许是关于上帝拣选的旨意最清晰的表述。我们在基督里被拣选，正是为了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正如保罗向罗马人

所说的，我们预定效法神儿子的模样（罗 8:29）。换言之，上帝拣选的旨意乃是要我们成圣。

论到有限的救赎，恩典与圣洁的关联显而易见。十字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基督为之而死的人成圣。请思想以下经文：

哥林多后书 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以弗所书 5:25-27。“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歌罗西书 1:22。“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提多书 2:13-14。“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当然不止一件事，他的代赎带来诸多救赎之益。但受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使上帝的百姓成为圣洁。基督的死意味着我们向罪而死。

因基督成就救赎的目的乃是要使我们成圣，圣灵施行救赎时也以同样的目标为念。他以无法抗拒的恩典呼召罪人归向基督，其目的正是要叫蒙拣选者成圣。圣经中有多处经文支持这一点。保罗称哥林多信徒为“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林前 1:2）。同样，他提醒提摩太：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提后 1:9）。使徒彼得也教导同样的真理：“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前 1:15-16）。圣灵的呼召——那引至救恩的有效呼召——乃是对圣洁的呼召。

这最终将我们引向圣徒的坚忍。坚忍并非仅仅是勉强维持基督徒生活直至终点，然后侥幸进入天堂。相反，坚忍意味着过圣洁而多结果子的基督徒生活。在此，加尔文主义者特别从保罗对腓立比人的劝勉得着安慰：“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 1:6）。坚忍的恩典同时也是成圣的恩典，圣灵终其一生都在动工，要使基督徒成为圣洁。

正是为此缘故，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渴望越发圣洁。虽然成圣是藉着信心，但并非唯独信心。我们蒙召是要行善行。这些行为不能赢得救恩，甚至不能保守我们的救恩——仿佛上帝的恩典若没有我们的帮助就无法坚忍。但它们依然是行为！因此圣经吩咐我们要“追求

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来12:14），又命令说：

“就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 2:12-13）。论到成圣，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总是殷勤地活出上帝所运行在他里面的。正如加尔文所言：“圣洁并非我们藉以与上帝相交的功德，而是基督的恩赐，使我们能紧紧依附他，并跟随他。”¹⁶

有人以为加尔文主义会导致寂静主义——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不竭力追求敬虔。但圣经的教导恰恰相反。恩典的教义本身指向圣洁的必要性。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中的每一点都促进圣洁的基督徒生活。因此，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是那些认信基督对圣洁呼召的人：“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多 2:11-12）。

提及“世俗的情欲”尤为关键，因世俗化正是当代教会的一大问题。世俗化是对世界衡量价值与成功标准的全神贯注。那些对世俗情欲说“是”的人追求权力、声望、享乐和财富。从这些罪恶情欲中得释放的途径，就是被上帝及其在救恩中全权的恩典所征服。换言之，对不敬虔说“不”就是成为加尔文主义者。因此教会亟需重拾恩典的教义，这些教义不仅保守福音的恩典，更教导我们恩典生活的艺术。

荣耀的目的

圣洁本身并非终极目的，而是为要彰显上帝更大的荣耀。我们先前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看到，拣选促进成圣。在

同一段经文中，使徒保罗接着说道：“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得或作成）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弗 1:11-12）。我们蒙拣选的终极目的以及我们成圣的目的，就是上帝的荣耀。清教徒托马斯·布鲁克斯写道：“伴随救恩的顺服之目的，乃是神圣的荣耀。顺服的灵魂在祷告与赞美、言谈与行事、施与受、生与行中的目的，都是神圣的荣耀……在一切行动中，顺服的灵魂都旨在促进神圣的荣耀。”¹⁷

上帝在基督徒生命中成就其荣耀的一种方式是通过苦难。基督徒生活是艰难的，上帝从未应许过安逸。耶稣坦率地告诉门徒：“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约 16:33）。除了生活在堕落世界中的所有艰辛——疾病、灾难和死亡——基督徒还始终面临迫害的风险。加尔文主义坚持现实主义，加尔文本人观察到：“凡被主拣选并接纳进入他圣徒团契的人，都当预备自己过一种艰难、困苦、劳碌且充满无数忧伤的生活。”¹⁸这是因为基督徒生活是效法基督的生命模式。对基督如此，对基督徒亦然：经过苦难进入荣耀。先是降卑，后是高升——十字架在前，冠冕在后。

此处不宜全面探讨基督徒生活中的苦难。然而应当指出，加尔文主义带来独特的视角。上帝的全权意味着万事（包括我们的苦难）都服务于他使他自己得荣耀的终极目的。当患难临到时，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认定上帝仍在掌权，他终将成就他美善的旨意。因此，每一次患难都是顺服上帝美好且完全的旨意的机会。

关于上帝在苦难中掌权，最出名的经文就是罗马书 8 章末尾：“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 8:28）。或许因这节经文太过耳熟能详，它已成了某种基督教陈词滥调。甚至有人认为这节经文过于老套，不宜用来安慰受苦之人。当然，这节经文或任何经文都可能被冷漠地滥用。但如果认为罗马书 8:28 的教导不适宜分享，则是大错特错，因这节经文确立了基督徒面对逆境时真正的视角。

这一视角全然建立在恩典的教义之上。倘若保罗只写了前半句，这节经文就几乎毫无安慰可言——那样经文就变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 8:28）。如此，上帝的美善工作便取决于我们能否在自己冰冷的心中点燃对他的爱。但感谢主，使徒接着阐明：爱上帝之人正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 8:28-30）。因此，我们确信上帝成就其美意，并非基于自己飘忽不定的情感，而是基于三位一体上帝的拣选、呼召与救赎——他已预定我们得荣耀。

上帝的终极目的是荣耀他自己。他统管万有（包括我们的苦难），为要成就他荣耀。如果上帝的目的是追

求他自己的荣耀，那么这自然也成为我们的目的。真正的改革宗信徒通过为他的荣耀而活，拥抱全权上帝的永恒旨意。总结我们迄今所言，真正的改革宗信徒拥有以上帝威严为中心的心智、为罪忧伤的灵、充满对上帝恩典感激的心灵，以及顺服他圣洁旨意的意志。换言之，真正的改革宗信徒是将全人与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上帝荣耀的位格。

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不仅认识上帝的荣耀，更热切地宣扬这荣耀。我们渴望福音派教会重新发现恩典的神学。改革宗神学是一套力求将福音中上帝恩典的一切荣耀归给他的教义体系。因此，其复兴推进了最伟大的目的与至高无上的目的：上帝的荣耀。

如果对正确的教义没有坚持，就不可能真正为上帝的荣耀发热心，因为正确的教义是保守福音恩典的根基。有人如此评价乔治·怀特菲尔德：“他深知福音伟大真理中的错误绝非无关紧要，而是可怕致命的；他明白将判断中的错误说成无害并非宽容与慈爱，而是最大的冷酷与残忍——因此他常常严厉责备此类言行。”¹⁹ 怀特菲尔德深知这一切，因他通晓新约——其中始终强调纯正教义的重要性。自使徒时代起，教会就不断面临屈服于虚假福音赝品恩典的危险。因此，教导全权恩典并驳斥一切反对者始终是必要的。正如怀特菲尔德所正确理解的，捍卫恩典的教义不仅是责任问题，更是慈爱问题。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新约，也正是教导如何捍卫他福音免受谬误。它同时做这两件事——传讲恩典的福音

并教导恩典的教义——都是出于对丧失人类灵魂的爱。

那些为上帝荣耀发热心的人，必须以全然的谦卑持守纯正教义，正如我们所见的，谦卑是加尔文主义的核心美德之一。亨利·马廷——剑桥学者、十九世纪早期英国圣公会印度宣教士的生平，就完美诠释了何为上帝荣耀发热心。某次途经伊斯兰国家时，马廷看到一幅耶稣跪拜紧抓穆罕默德衣袍的画像，顿时痛哭失声。同工询问缘由时，他说：“若耶稣不得荣耀，我宁愿不存在。若他永远如此受辱，对我就是地狱。”²⁰马廷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心怀温柔、传福音的热忱，并对上帝的荣耀怀有圣洁的嫉恨。

注释

- 1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doctrines of grace, see *What Is a Reformed Church?* by Stephen Smallman (P&R, 2003). For a complete biblical exposition of these doctrines, see *The Doctrines of Grace: Rediscovering the Evangelical Gospel* by James Montgomery Boice and Philip Graham Ryken (Crossway, 2002).
- 2 Laurence M. Vance, *The Other Side of Calvinism* (Vance Publications, 1991), viii, 15.
- 3 B. B. Warfield, *Calvin as a Theologian and Calvinism Today*, quoted in A.N. Martin,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Calvinism*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79), 4.
- 4 Martin,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Calvinism*, 9.
- 5 John Winthrop, quoted in Leland Ryken, *Worldly Saints: The Puritans as They Really Were*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1986), 206-7.
- 6 Martin,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Calvinism*, 7.
- 7 Ibid.
- 8 Abraham Kuyper, *Calvinism: Six Stone Foundation Lectures*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1943), 69.
- 9 James Montgomery Boice, “Give Praise to God,” in *Hymns for a Modern Re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nth Presbyterian Church, 2000), 9.
- 10 Martin,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Calvinism*, 9.
- 11 Archibald Alexander, quoted in J.W. Alexander, *The Life of Archibald Alexand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1854), 4.
- 12 B.B. Warfield, *Calvin and Augustine*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56), 496.
- 13 J.I. Packer, “Introductory Essay,” in John Owen,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London: Banner of Truth, 1959), 10.

- 14 B. B. Warfield, *Shorter Writings*, 1:390, quoted in Terry Johnson, *When Grace Comes Home: The Practical Difference That Calvinism Makes*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70.
- 15 J. I. Packer, *Evangelism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1961), 122–23.
- 16 John Calvin, *The Golden Booklet of the True Christian Life*, trans. by Henry J. Van Andel (Grand Rapids, Mich.: Baker, 1952), 13.
- 17 Thomas Brooks, *Heaven on Earth: A Treatise on Christian Assurance* (1654; rep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1), 234.
- 18 Calvin, *Golden Booklet*, 45.
- 19 Cited in Iain Murray, *Evangelicalism Divided: The Record of Crucial Change, 1950–2000*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0), 262.
- 20 Henry Martyn, quoted in Eric J. Alexander, “Plea for Revival,” *Tenth* (October 1982), 24–32 (30).



“约翰·加尔文的个人格言是：“主啊，我将我的心献给你，立即且真诚地。”菲利普·莱肯在阐释这句格言的含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能准确描述真正的加尔文主义，因为他既了解加尔文的思想，也理解他的心肠。我期待在事工中使用这本小册子。”

——斯蒂芬·斯莫尔曼

“对加尔文主义和改革宗信仰清晰、合乎圣经且优美的总结。无论是初信者还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都能从中受益——易读且准确。”

——查尔斯·邓纳胡

这本关于改革宗灵性的实用入门小册子，用莱肯的话说，展示了“恩典教义如何有助于保守基督徒生活中一切正确和美好的事物：谦卑、圣洁和感恩，以及对祷告和传福音的热情。”

莱肯继续说道：“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应当是最杰出的基督徒——不是狭隘冷漠，而是扎根于神的恩典，因而心胸宽广。”

《信仰基要》系列向读者介绍改革宗教义与实践的基本内容。在教会治理与实践议题上，它们反应该框架——除此之外适用于所有教会场景。

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现任惠顿学院院长，曾担任第十长老教会主任牧师十年。